



朱生豪 译

莎士比亚戏剧

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
雅典的泰门

李尔王



Troilus and Cressida
Timon of Athene
King Lear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



■ 莎士比亚戏剧

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雅典的泰门 李尔王



William Shakespeare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朱生豪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;雅典的泰门;李尔王/(英)
莎士比亚(Shakespeare, W.)著;朱生豪译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 6

(经典读本·莎士比亚戏剧)

ISBN 7—5325—3193—7

I. ①特... ②李... II. ①莎... ②朱... III. 话剧
—剧本—作品集—英国—中世纪 IV. I561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9825 号

经典读本·莎士比亚戏剧

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

雅典的泰门

李尔王

朱生豪 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6 印张 11 $\frac{20}{36}$ 插页 4 字数 212,000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100

ISBN 7—5325—3193—7

I·1546 定价: 1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。T: 64063949

出版说明



威廉·莎士比亚(William Shakespeare, 1564—1616),是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古典剧作家。他的戏剧作品内容包罗万象,人物性格鲜明,情节丰富生动,思想博大精深,语言精炼华美,是世界性的传统文化的瑰宝。数百年来,许多作家、学者从事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考证、注释、编校、评论,莎士比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——莎学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莎士比亚研究会,莎剧的剧场演出也经久不衰。从电影的发轫到今天,莎剧还一直是众多电影导演的灵感来源,《哈姆莱特》、《奥瑟罗》、《麦克白》、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》等,都曾被成功地搬上银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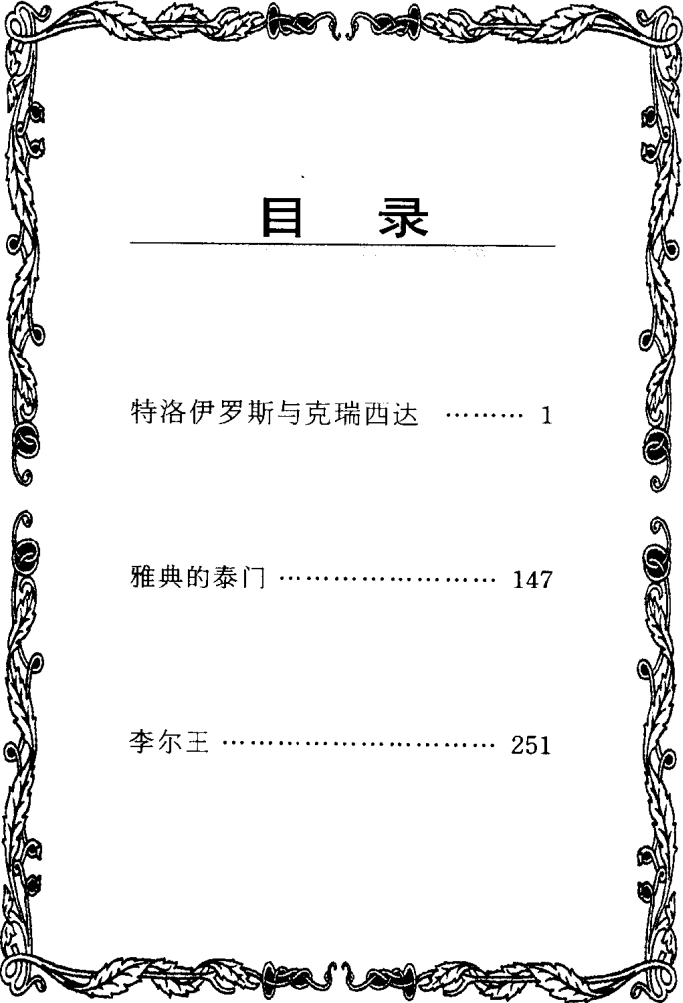
朱生豪(1912—1944)是中国系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第一人,自谓其译文“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,保持原作神韵,必不得已而求其次,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,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”,“凡遇原文中与中

文语法不合之处，往往再四咀嚼，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，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，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。每译一段，竟必先自拟为读者，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；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，审辨语调是否顺口，音节是否调和。一字一句未惬，往往苦思累日”。朱生豪所译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1947年由世界书局出版，学界公认，他的中文译本的成就是最高的。

鉴于莎士比亚戏剧的不朽魅力以及朱生豪译本的巨大成就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特推出“经典读本·莎士比亚戏剧”，收入朱生豪精译的31部莎剧，文字部分基本上一仍其旧，个别处吸取了半世纪以来莎剧翻译研究的成果，限于体例，不一一注明。全书分10册，便携式开本，精装，配插图，既便于阅读，亦适合典藏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02年4月



目 录

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1

雅典的泰门 147

李尔王 251



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

Troilus and Cressida



剧中人物

普里阿摩斯 特洛亚国王

赫 克 托 }
特洛伊罗斯 } 普里阿摩斯之子
帕 里 斯 }
得伊福玻斯 }
赫 勒 诺 斯 }

玛伽瑞隆 普里阿摩斯的庶子

埃涅阿斯 }
安 忒 诺 } 特洛亚将领

卡尔卡斯 特洛亚祭司, 投降于希腊

潘达洛斯 克瑞西达的舅父

阿伽门农 希腊主帅

墨涅拉俄斯 阿伽门农之弟

阿 喀 琉 斯 }
埃 阿 斯 }
俄 底 修 斯 } 希腊将领
涅 斯 托 }
狄 俄 墨 得 斯 }
帕特洛克罗斯 }

忒耳西忒斯 丑陋而好漫骂的希腊人

亚历山大 克瑞西达的仆人

特洛伊罗斯的仆人

帕里斯的仆人

狄俄墨得斯的仆人

海伦 墨涅拉俄斯之妻

安德洛玛刻 赫克托之妻

卡珊德拉 普里阿摩斯之女，能预知未来

克瑞西达 卡尔卡斯之女

特洛亚及希腊兵士、侍从等

地点

特洛亚；特洛亚郊外的希腊营地



开 场 白

这一场戏的地点是在特洛亚。一群心性高傲的希腊王子，怀着满腔的愤怒，把他们满载着准备一场恶战的武器的船舶会集在雅典港口；六十九个戴着王冠的武士，从雅典海湾浩浩荡荡向弗里吉亚出发；他们立誓荡平特洛亚，因为在特洛亚的坚强的城墙内，墨涅拉俄斯的王妃，失了身的海伦，正在风流的帕里斯怀抱中睡着：这就是引起战衅的原因。他们到了忒涅多斯，从庞大的船舶上搬下了他们的坚甲利兵；这批新上战场未临矢石的希腊人，就在达耳丹平原上扎下他们威武的营寨。普里阿摩斯的城市六个城门，达耳丹、丁勃里亚、伊里亚斯、契他斯、特洛琴和安替诺力第斯，都用重重的铁锁封闭起来，关住了特洛亚的健儿。一边是特洛亚人，一边是希腊人，两方面各自提心吊胆，不知道谁胜谁败；正像我这念开场白的人，又要担心编剧的一枝笔太笨拙，又要担心演戏的嗓子太坏，不知道这本戏究竟演得像个什么样子。在座的诸位观众，我要声明一句，我们并不从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演起，却是从中途开始的；后来的种种事实，都尽量在这出戏里表演出来。诸位欢喜它也

好,不满意也好,都随诸位的高兴;本来胜败兵家常事,万一我们演得不好,也是不足为奇的呀。





第一场 特洛亚。普里阿摩斯王宫门前

(特洛伊罗斯披甲背上,潘达洛斯随上。)

特洛伊罗斯 叫我的仆人来,我要把盔甲脱下了。我自己心里正在发生激战,为什么还要到特洛亚的城外去作战呢?让每一个能够主宰自己的心的特洛亚人去上战场吧;唉!特洛伊罗斯的心早就不属于他自己了。

潘达洛斯 您不能把您的精神振作起来吗?

特洛伊罗斯 希腊人又强壮、又有智谋,又凶猛、又勇敢;我却比妇人的眼泪还柔弱,比睡眠还温驯,比无知的蠢汉还痴愚,比夜间的处女还胆怯,比不懂事的婴儿还笨拙。

潘达洛斯 好,我的话也早就说完了;我自己实在不愿再多管什么闲事。一个人要吃面饼,总得先等把麦子磨成了面粉。

特洛伊罗斯 我不是已经等过了吗?

潘达洛斯 嗯，您已经等到麦子磨成了面粉；可是您必须再等面粉放在筛里筛过。

特洛伊罗斯 那我不是也已经等过了吗？

潘达洛斯 嗯，您已经等到面粉放在筛里筛过；可是您必须再等它发起酵来。

特洛伊罗斯 那我也已经等过了。

潘达洛斯 嗯，您已经等它发过酵了；可是以后您还要等面粉搓成了面团，炉子里生起了火，把面饼烘熟；就是烘熟以后，您还要等它凉一凉，免得烫痛了您的嘴唇。

特洛伊罗斯 忍耐的女神也没有遭受过像我所遭受的那么多的苦难的煎熬。我坐在普里阿摩斯的华贵的食桌前，只要一想起美丽的克瑞西达——该死的家伙！“只要一想起”！什么时候她离开过我的脑海呢？

潘达洛斯 嗯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像昨天晚上那样美丽，她比无论哪一个女人都美丽。

特洛伊罗斯 我要告诉你：当我那颗心好像要被叹息劈成两半的时候，为了恐怕被赫克托或是我的父亲觉察，我不得不把这叹息隐藏在笑纹的后面，正像懒洋洋的阳光勉强从阴云密布的天空探出头来一样；可是强作欢娱的忧伤，是和乐极生悲同样使人难堪的。

潘达洛斯 她的头发倘不是比海伦的头发略微黑了点儿——嗯，那也不用说了，她们两个人是不能相比的；可是拿我自己来说，她是我的甥女，我当然不好意思像人家所说的那样过分夸奖她，不过我倒很希望有人听见她昨天的谈话，就像我听见的一样。令姊卡珊德拉的口才固然很好，可是——

特洛伊罗斯 啊，潘达洛斯！我对你说，潘达洛斯——当我告诉你我的希望沉没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你不该回答我它们葬身的深渊有多么深。我告诉你，我为了爱克瑞西达都快发疯了；你却回答我她是多么美丽，把她的眼睛、她的头发、她的面庞、她的步态、她的语调，尽量倾注在我心头的伤口上。啊！你口口声声对我说，一切洁白的东西，和她的玉手一比，都会变成墨水一样黝黑，写下它们自己的谴责；比起她柔荑的一握来，天鹅的绒毛是坚硬的，最敏锐的感觉相形之下，也会迟钝得好像农夫的手掌。当我说我爱她的时候，你这样告诉我；你的话并没有说错，可是你不但替我在爱情所加于我的伤痕上敷抹油膏，反而用刀子加深我的一道道伤痕。

潘达洛斯 我说的不过是真话。

特洛伊罗斯 你的话还没有说到十分。

潘达洛斯 真的，我以后不管了。随她美也好，丑也好，她果然是美的，那是她自己的福气；要是她不美，也

只好让她自己去设法补救。

特洛伊罗斯 好潘达洛斯,怎么啦,潘达洛斯!

潘达洛斯 我为你们费了许多的气力,她也怪我,您也怪我;在你们两人中间跑来跑去,今天一趟,明天一趟,也不曾听见一句感谢的话。

特洛伊罗斯 怎么!你生气了吗,潘达洛斯?怎么!生我的气吗?

潘达洛斯 因为她是我的亲戚,所以她就比不上海伦美丽;倘使她不是我的亲戚,那么她穿着平日的衣服也像海伦穿着节日的衣服一样美丽。可是那跟我有什¹么相干呢!即使她是个又黑又丑的人,也不关我的事。

特洛伊罗斯 我说她不美吗?

潘达洛斯 您说她美也好,说她不美也好,我都不管。她是个傻瓜,不跟她父亲去,偏要留在这儿;让她到希腊人那儿去吧,下次我看见她的时候,一定这样对她说。拿我自己来说,那么我以后可再也不管人家的闲事了。

特洛伊罗斯 潘达洛斯——

潘达洛斯 我什么都不管。

特洛伊罗斯 好潘达洛斯——

潘达洛斯 请您别再跟我多说了!言尽于此,我还是让一切照旧的好。(潘达洛斯下。号角声。)

特洛伊罗斯 别吵，你们这些聒耳的喧哗！别吵，粗暴的声音！两方面都是些傻瓜！无怪海伦是美丽的，因为你们每天用鲜血涂染着她的红颜。我不能为了这一个理由去和人家作战；它对于我的剑是一个太贫乏的题目。可是潘达洛斯——老天爷！您怎么这样作弄我！我要向克瑞西达传达我的情愫，只有靠着潘达洛斯的力量；可是求他去说情，他自己就是这么难说话，克瑞西达又是那么凜若冰霜，把一切哀求置之不闻。阿波罗，为了你对达芙妮的爱，告诉我，克瑞西达是什么，潘达洛斯是什么，我们都是些什么；她的眠床就是印度；她睡在上面，是一颗无价的明珠；一道汹涌的波涛隔开在我们的中间；我是个采宝的商人，这个潘达洛斯便是我的不可靠的希望，我的载登彼岸的渡航。

（号角声。埃涅阿斯上。）

埃涅阿斯 啊，特洛伊罗斯王子！您怎么不上战场去？

特洛伊罗斯 我不上战场就是因为我不上战场：这是一个娘儿们的答案，因为不上战场就不是男子汉的行为。埃涅阿斯，战场上今天有什么消息？

埃涅阿斯 帕里斯受了伤回来了。

特洛伊罗斯 谁伤了他，埃涅阿斯？

埃涅阿斯 墨涅拉俄斯。

特洛伊罗斯 让帕里斯流血吧；他虏了人家的妻子来，就